

## 曾經

翠屏（蔡淑媛）

開學第三天的清晨，身為小學一年級新生的我告訴母親，已經認得路，母親就讓我一個人走路到學校。走到學校沒問題，問題是當我看見校門口站著威風凜凜的高年級男生童子軍時，我無膽的症頭從腳底升到「頭殼頂」。我在校門外躊躇徘徊，拼命給自己信心喊話：他們只抓壞學生，不會為難我。我心底在吶喊，但雙腿卻不聽令。正在著急的時候，忽然看見校門內有一個女生走過去。我認出是昨天老師指定的班長陳梅琪。她顯然也看見了我，走出來拉住我的手往裡跑，口裡碎碎念：「上課鈴都快響了，你怎麼還在外面玩？」

小學一年級上學期梅琪得到第一名，我是第三名。下學期開始，她以及第二名的同學因為搬家轉學，我理所當然升上了第一名。父親看見成績單，臉上出現了笑容。在家裡一向話語不多的父親開了金口說：「進步了，很好。」本想把第一、二名搬家轉學的事告訴他，我只是順勢升上去而已。但是小小的虛榮心堵住了我的口舌。初中考上省立 XX 女中，我與梅琪碰巧被編入同一班，中斷了幾年的同學情誼又得以延續。

初中三年，我跟梅琪就像被一條繩子綁住一樣，她到哪裡我就被拉到哪裡。論年紀她只比我大了幾個月，但是因為有兩個姊姊在前頭帶路，梅琪的言行舉止就比其他同學成熟多多。她一個口號我就一個動作。校園裡有一棵高大的木棉樹。火紅的花朵開過後，果實包著棉絮會從枝頭爆落。梅琪說：「我們來撿拾棉花，撿夠了送到棉被店裡做一條囡仔被。」於是每天下課後，我就跟著她彎腰駝背在樹下認真尋找剛爆開，尚未受到污染的潔白棉花球。

梅琪說她姊姊跟同學去看「魂斷藍橋」(Waterloo Bridge) 那部電影，感動得整天談論不休，無心上課。她要我也陪她去看一次。少女情懷最是迷戀海枯石爛生死相隨，對殉情的故事當然刻骨銘心。哭濕了半條手巾還是小事一樁，有一天在梅琪家，竟然看到牆上掛著一幅放大的、鑲著玻璃鏡框的男主角勞伯泰勒 (Robert Taylor) 在劇中的戎裝照，看起來頗有「民族救星」的架勢。梅琪堅持他是人間唯一的「緣投桑」大帥哥。「蘿蔔太辣」(Robert Taylor 的諧音) 碰巧並非我欣賞的類型，可是經不起她的花言巧語與威逼利誘，我只好洗心革面，全盤接受。

校園北邊圍著紅磚的矮牆。下課後晴朗的黃昏，我跟梅琪有時會跨坐在磚牆上欣賞校外的風景～～綠油油的水稻田中，水牛耕田，農夫播種，蓄水池上偶而有白鷺鷥飛來棲息在水中央。朝西北的方向看過去，翻飛的稻浪間不知何時出現一棟淺灰色水泥的平房。我說奇怪喔！水田中怎麼長出「一間厝」？「啊！那是我姊姊朋友的房子。哪天我帶你去。我跟我姐禮拜天會去那裡念書做功課。」梅琪輕描淡寫地回答。

我真跟隨梅琪到水田中央的房屋去作客。那座平房的前門上寫著「愛蓮小築」四個正楷毛筆字。我綜觀裏外，找不到蓮花池塘或有關蓮花的擺飾。於是就自作聰明地決定，「厝主」一定是個愛妻的好男人，妻子名字就叫做「蓮」。問梅琪有關他的來歷。她說是個「外省仔」公務員，好像還沒結婚（也許在中國大陸留著一個名字叫做“蓮”的妻子？）

我又問她～～為什麼他肯讓新屋當作妳跟妳姐的書房？她說她也不知道，「也許是在追求我姊吧！」她笑著說。我不能接受這番說辭。姊姊才高三耶！有沒有搞錯？我從未見過那個「厝主」。好幾年後當我返校舊地重遊，圍牆外那一方天地已蓋滿高低錯落的屋宇。「愛蓮小築」連同那一大片綠水汪汪的田園已經完全消失了蹤跡。

那年暑假，梅琪本校高中聯考與台北護理學校金榜雙題名。梅琪的父親替她選擇了護校。她不敢違抗父親的旨意，只好孤單地搭坐北上的列車前往異鄉去上學。這其間我們多半靠書信聯繫。我們的國文老師一口濃濃的山東腔，上課聽講全然「霧煞煞」。我就利用這節課給梅琪編寫千言信。

我把同學的作息動態甚至調皮搞怪的把戲，鉅細靡遺地在信裡向她描述。紙短情長欲罷不能，有時還得打出「欲知後事，且待下回分解」的預告。她回信說看信看得眼淚汪汪，但也醫好了對母校與同學的相思病。高中畢業後我到台北上大學，梅琪則已完成了護士的訓練返回到高雄。我跟她前後「相出路」。等到我完成大學課業回到故鄉與她相見，我是國中「菜鳥」教員，而她則早已成了頗具資歷的白衣天使。

因為近水樓台，且對音樂具有共同的興趣，梅琪與醫院裡一個年輕的醫生兩情相悅，譜出了青春的戀曲。但是他倆的交往不幸受到男方家長極力的反對。男方出身醫生世家，父母對他婚事的絕對要求是～雙方家庭門當戶對。這份不受祝福的戀情只能低調進行。有一次為了去聽一場音樂會，怕被熟人

看到把消息傳進男家，梅琪苦苦求我去當兩人的電燈泡。我對音樂原本外行，為了成全好友的心願，我硬著頭皮答應下來。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梅琪苦戀的對象。他身高中等，長相尚屬清秀，但是舉止行為顯得低調畏縮。我坐在兩人當中苦撐了一晚，不知偷瞄了幾次腕錶上的時刻，直覺上那是我生命中最長的一夜。

兩年過去，我走入了婚姻與家庭不久就懷了身孕。這期間，梅琪與她的醫生男友，明知不會有「有情人終成眷屬」快樂圓滿的結局，但還藕斷絲連。那年 CANADA 政府到台灣招募正規護士。梅琪決意拋棄愛情遠走他鄉。由於梅琪的關係，我選擇到她服務的醫院去生產。產後第三天黃昏，我還萎靡不振地躺在病床上，忽見她身穿一襲合身的洋裝，臉上薄施脂粉，足蹬高跟鞋，娉娉婷婷向我走來。我張大眼睛定定看住她。

「下班回家換掉制服，現在過來看看你。」她笑著說。我說看我何必梳妝打扮？她臉色忽然一沈，輕輕嘆了一口氣。

「什麼代誌？」我問她。她說其實是回到醫院參加同事為她舉行的惜別舞會。她的加拿大護照簽證已經出來。

「你該高興才對。多少人想出國都出不成，更何況妳這一去就有現成的頭路」我給她打氣，她沈默不語。

「他會不會出現？」我問她。

「不知道，有段日子沒說話了，相見不如不見。」她神色黯然。

「好聚好散，也別全怪他。他只是沒有勇氣搞家庭革命。」我竟然替那個軟弱的的傢伙說起情來。

「我-----我不想參加惜別會了。」她忽然打起退堂鼓。

「那怎麼行，你缺席，對主辦的人怎麼交代？」

「我孤單一人，誰陪我開舞？」她意興闌珊。

我丈夫正陪在身旁。我斜眼瞄了他一下～高頭大馬，神清氣爽，又曾拜師學過「舞」藝。我腦海靈光一閃，推一下丈夫，聲若宏鐘地對梅琪說：

「那好辦，我這個借你。」我話一出口自己也嚇了一跳。梅琪還有點猶疑，我的身邊人卻靜默無言。片刻後，兩人並肩走了出去。

一屋子的空虛與寂寞彌天蓋地壓落下來。我內心五味雜陳。隨手拿起置放在身旁的圓鏡照照自己～～皮膚黃腫、神態疲憊、經歷過生產撕裂的劇痛後，眉眼五官離離落落尚未歸位。看看梅琪青春亮麗嬌柔可人的模樣，兩人

相比，簡直一個是天上，一個是地下。而我的丈夫呢？，剛為他生下一個壯健的兒子，聽到要把他免費出租給好友去舞會亮相，不但沒有一點推辭或躊躇，竟然頭也不回地輕鬆陪她走出病房門。既有今日，何必當初？我，結什麼大頭婚？生什麼胖小子？我抱住枕頭悶聲哭泣，無法抑止幾乎哭得肝腸寸斷。……

梅琪離家前夕到我家來辭行。「今夕復何夕，共此燈燭光……明日隔山岳，世事兩茫茫。」兩人執手相對，離情依依。臨走前，她塞給我一張紙條。上面寫著西洋經典名曲「When I grow too old to dream」的歌詞～～

When I grow too old to dream  
I'll have you to remember  
When I grow too old to dream  
Your love will live in my heart  
So kiss me my sweet  
And so let us part  
And when I grow too old to dream  
That kiss will live in my heart

那是梅琪與她無緣的情人最喜愛的歌曲。我當電燈泡的那個夜晚，曲終人散後三人步入歸途的時候，他倆手挽手，輕聲合唱的就是這首歌。梅琪要我將歌詞翻譯成中文，我一口答應下來。然後，日曆翻飛，我忙著兒子，忙著教書，更在不久之後帶著孩子萬里尋夫到達亞美利加的海岸。幾十年過去了。我沒有完成梅琪交代的，翻譯歌詞的付託。

梅琪只在加拿大停留一年。經由友人介紹，她找到了合適的人生伴侶，來到美國結婚並生下一對佳兒女。兒女成長先後成家，梅琪不幸染患了肺癌。與病魔奮戰了三年，在升格當上阿嬤之後，以六十出頭之齡告別了人世。十多年時光轉眼逝去，但是每當我聽到「When I grow too old to dream」的旋律響起，我就會想起在島南原鄉，與她共度的年少歲月，想起我未完成的歌詞譯文。我該對她說聲 SORRY! 天上人間，別來無恙？親愛的梅琪，妳可會怪我？

(2019年五月修訂)